

山東老農李玉昆屢遭迫害含冤離世

2008年9月17日半夜2點多，山東諸城市相州鎮前涼台村（以前叫郭家屯鎮）大法弟子李玉昆，遭受當地中共邪黨官員殘酷迫害長達九年後，含冤離世。再過四天，就是這個老實巴交的農民的60歲生日。

中共人員經常在黑夜闖入，土匪般的隨意抄家、搶劫、綁架，使得李玉昆的妻子幾年來一直都是穿著衣服睡覺。

在長達九年的迫害期間，中共邪黨所謂的政府工作人員連續不斷的騷擾、恐嚇，綁架勒索巨款贖人，使李玉昆及其家人承受了難以想像的痛苦；多次非法抄家、土匪般的搶劫使得這個家庭貧困交加。

邪黨人員經常黑夜去騷擾或是綁架，嚇的李玉昆的妻子無法安寧，李玉昆80多歲的老母親更是驚嚇成疾，看著街上來個轎車

就害怕，整夜不睡覺，擔心著所謂的政府工作人員不知什麼時候又會突然闖入院落，搞的雞犬不寧。

2000年黑雲壓頂，法輪功學員繼續遭受邪黨的殘酷鎮壓。李玉昆去北京向政府領導人反映法輪功教人道德昇華的好功法。誰知到達北京後，等待他們的是又是一場毒打迫害。李玉昆被帶到濰坊駐京辦事處，郭家屯鎮惡徒孫鈞武就把他叫到房間裡毒打了一頓，全是打頭部。

回到當地，惡警秦潔等人便使用了各種刑罰，用電棍電擊李玉昆的頭部；然後逼他趴在地上用帶刺的橡膠皮棍從背部一直打到兩腳的踝子骨處，整個後背、臀部、兩大腿背面和兩個腿肚子全被打成了黑色，當時他就被打的滿地上滾爬，慘叫聲不斷。

當時打人打紅了眼的惡警秦

潔又用穿著大頭皮鞋的腳，狠命的猛踢李玉昆的頭部、臉、胸膛、鎖子骨等處；還用穿著皮鞋的腳使勁碾他的桿腿子（小腿桿子）。當時正好是伏天，天氣非常熱，把李玉昆等法輪功學員弄到近40度的太陽地裡去曝曬，不給水喝，還逼著往嘴裡塞鹽，誰若不往自己嘴裡塞鹽就繼續遭毒打，用腳踢、拳打。到了下午，秦潔等人又把李玉昆弄到鎮委會議室繼續打，秦潔說「非打死你不可」。

2001年的春天，李玉昆出門辦事，回到家鄉剛下車，就被派出所抓去後毒打；惡警秦潔一腳就將他的兩顆門牙踢掉，當時也不知道是誰抓起一塊抹桌子的抹布給他擦嘴上直往外冒的鮮血，而秦潔似乎還沒打夠，然後又揚起小方凳子砸他的頭，方凳都砸碎了；再用穿皮鞋的腳踹他的

頭，秦潔這幫惡黨打手輪番毒打折磨他一直到第二天傍晚，還威逼說：「你為什麼不自殺？你也快自殺吧！」惡警迫害的理由是到他家去沒找到他，不准他外出。

2007年11月9日上午9-10點，相州派出所所長帶著6個警察到李玉昆家洗劫；11月12日，惡警又去李玉昆家行惡；13號峽山趙戈莊鎮派出所也去了李玉昆家進行搜查，還說：「等李玉昆回家後立即去鄭公派出所或者是相州派出所，去郭家屯派出所也行。」12月4日相州派出所又去李玉昆家打劫，臨走時那個所長揚言道：「我就不信他不回家了，就是逢年過節我們也來找，跑不了他。」

2008年割小麥前，相州派出所兩次到李玉昆家打劫。在奧運召開的前幾天，8月3日，李玉昆接到其舅舅病危的消息，去青



島看望舅舅，就在高密火車站買票驗身份證時，監測儀器中顯示他是法輪功學員，就這樣李玉昆被困在高密火車站，晚上被綁架到鄭公派出所，逼迫他的家人拿五千元錢去贖人。

68歲老太被中共非法抓捕、判刑7年

【明慧週報訊】內蒙古現年68歲的老太太、大法弟子唐麗文，被中共警察綁架劫持九個月，身心受嚴重摧殘，日前被非法判刑七年，9月26日被劫持到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女子監獄。

唐麗文老人被非法關押的九個月期間受到了慘無人道的折磨，警察為了得到電腦密碼對她實行了各種酷刑：背大板，手銬在鐵管上坐立不能，彎著腰多天不讓吃東西，灌鹽水，接著灌不明食物。到9月中旬，老人的身體不行了，被帶到通遼傳染病院，打不明藥物，使她大小便失禁，精神崩潰，大喊大叫，又哭又笑。

唐麗文老人是通遼市金屬物資公司提前病退的職工，曾經是出了名的病號。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在1986年，年僅40多歲的唐麗文不幸被確診為乳腺癌，在天津手術切除一側乳房，1992年另一側乳房再次手術摘除腫瘤。她四處尋醫問藥，卻怎麼也擺脫不了病痛的折磨。1997年，徹底改變她一生命運的事情發生了，唐麗文喜得法輪大法，一心按法輪大法「真、善、忍」做好人，思想境界得到了昇華，而且在不知不覺中更讓她難以置信的是，從不敢奢望、多年揮之不去的病魔消失了。至今天津腫瘤醫院的大夫每年都來信回訪，稱唐麗文是

當年在那裏做手術所剩唯一的生存者。

2008年1月4日晚，唐麗文老人在通遼市科爾沁區人民公園路北太平洋門前廣場，被惡警非法抓捕。2月下旬，科爾沁區中共檢察院人員「批准逮捕」老人，八月下旬科區中共法院對老人非法判刑7年，開庭審判和判決均在通遼市河西看守所進行。

通遼地區（包括從外地來到通遼的）大法弟子在奧運前被非法抓捕大約二三十人，全部被非法抄家，東西全部被公安搶劫走，只有一個人被放回家來。當前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被分散關到各旗縣看守所。

大學退休教授丁澤揚被劫持

【明慧週報訊】四川大學高分子學院退休副教授丁澤揚，2007年9月13日被非法抄家、綁架，輾轉關押於成都市新津蔡灣洗腦班和成都市看守所至今。

2008年9月27日，成都市武侯區法院對丁澤揚和其他多名大法弟子非法開庭。近日，丁澤揚被送進成都市青羊區人民醫院。

丁澤揚從事教學工作30多年，兢兢業業，盡職盡責，是同事和學生公認的好人。可是在2007年9月13日，這位善良老人卻因為修煉法輪功被非法抄家、綁架，輾轉關押於成都市新津蔡灣洗腦班和成都市看守所至今。

期間遭受種種迫害，包括精神和經濟方面。如：在新津洗腦班被囚禁於一個約8平方米的小屋，由兩個陪教人員晝夜監視，兩個月費用高達11568.70元。

在被非法關押一年多後，成都市武侯區法院不顧家人強烈抗議，於2008年9月27日對丁教授和其他幾名大法弟子鐘芳瓊、劉嘉、蔣宗林、劉

邦成、祝仁彬、毛坤、陳世坤、姜洪媛以及大法弟子的家人毛綺、秦敏強行開庭，並將聞訊趕來的大法弟子的家屬們拒之門外，不准旁聽。

傍晚庭審結束時，有目擊者看到丁教授被法警架著出來送上警車，這不禁讓人對丁教授目前的身體狀況和處境產生深深的擔心和憂慮。

丁教授身體一向很好，9月11日，律師在看守所還與他會過面，交談正常，並無什麼異樣。然而9月25日律師再次前往看守所時，卻無法見到自己的當事人了，過後被告知丁澤揚住醫院了。

經輾轉多方打聽，丁教授被送進成都市青羊區人民醫院（青羊區新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了。這個醫院與看守所勾結，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窩，已迫害致殘致死十多名大法弟子。

與丁教授一同被非法逮捕的周慧敏就是在這裡被迫害致死。四川大學外語學院教師房慧被迫害致殘，幾乎喪失語言能力，癱瘓在床已近5年。

夫妻倆被警察搶劫數十萬、面臨非法審判

【明慧週報訊】黑龍江省密山市大法弟子劉景祿、孫麗香夫婦被中共不務正業的警察綁架劫持三月餘，目前被非法關押在雞西市第一看守所，中共操控雞西市雞冠區檢察院欲非法起訴劉景祿夫婦。

2008年6月2日晚，劉景祿開車帶妻子孫麗香去太平鄉，被人惡意告訴警察而遭綁架。6月3日早，密山市國保大隊王耀光、李剛、高世同等人來到劉景祿家，惡警李剛等人先去了他家車庫，高士同等人來到劉家居室非法抄家。

劉景祿多年苦心經營的文化用品店，被惡黨人員們搶劫。參與非法抄家的有密山市第二派出所、密山市國保大隊、雞西市國保大隊、雞西市「610」，搶劫走的物品有筆記本電腦兩台、台式電腦兩台、打印機兩台、索尼刻錄機一台，惡警還將價值30萬元



圖：劉景祿、孫麗香夫婦和兒子

的轎車搶走，第二派出所換了車牌子自用，還搶走美金三萬元，一警察從劉景祿女兒身上強行搶走寫有28萬元存摺一個。

6月3日晚，劉景祿與妻子孫麗香一同被非法帶到雞西市，

非法關押在第二看守所，大約8月份被轉雞西市第一看守所。最近得知他們的案子已於9月19日送至雞西市雞冠區檢察院。目前家屬已聘請律師為劉景祿夫婦討還公道。

中學教師拒穿囚服遭毆打

明慧網2008年10月1日大陸綜合消息中報導：8月2日左右，一年輕男性大法弟子被成都市青羊區蘇坡橋派出所惡警綁架後劫持到成都安靖縣看守所非法關押，該大法弟子在看守所因拒絕穿囚服而被惡警毆打，致使全身是傷，行走困難。這位大法弟子是威遠一中學教師林春泉。

四川威遠大法弟子林春泉，今年7月初在成都被惡警綁架，

7月下旬被劫持到內江洗腦班迫害。林春泉後被轉到鄰縣看守所非法關押。他一直拒絕穿囚服。

一天，蘇坡橋派出所惡警要非法提審他，一看守所獄警逼他穿囚服，林春泉認為自己不是犯人，拒絕穿，獄警當即給了他幾個耳光。林春泉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打人獄警又問他叫什麼名字，是何文化？林春泉回答是：大專文化、教師，

名字不說。打人獄警只好提著囚服離開。

鄰縣看守所現在對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採取陰毒手段迫害：如果大法弟子拒絕穿囚服，就懲罰所在整個監捨內人員停看電視、不准睡覺罰坐等，讓犯人仇視大法弟子，促使犯人毒打大法弟子。

趙美玲被勞教三年、被囚禁廁所一年

【明慧週報訊】2008年9月28日，對許多人來說，是個平凡的日子。但對於山東威海市法輪功學員趙美玲的家人、親友來說，卻是個熱切期盼的日子，這天，趙美玲應該回家！

從趙美玲被綁架的那天起，原本幸福美滿的家庭就蒙上了一層陰影，孤身一人的丈夫既忙於事業，又操持家務。

三年前的今天，趙美玲僅僅因信仰「真善忍」，被當地610頭目劉傑、劉金虎等邪惡之徒從住宅樓下綁架走並抄家掠走了價值2萬餘元的私人財產，被非法勞教三年，劫持在山東省第二女子勞教所二大隊（淄博王村）。聽說，40歲的趙美玲頭髮已變得花白……從遭受晝夜罰站不許睡覺，到野蠻灌食，從被不停的辱罵到前後包夾、每天24小時監視，趙美玲身體健康每況愈下。一次，一名有殘疾的吸毒人員自殘抗議

勞教，二大隊惡警大隊長趙文輝毆打此人妥協，然後強迫她誣陷是趙美玲教唆她幹的，而且在大會上宣讀。後以此為由剝奪了趙美玲的上廁所、洗刷的權利，並關押在單獨房間，由吸毒人員看守，背後威脅看守人員以各種方式虐待趙美玲。

趙美玲曾被監禁在惡警的廁所內長達一年，廁所潮溼、陰冷、終年不見陽光。其中經歷了多次嚴管，由大隊長趙文輝親自大打出手，把大法弟子趙美玲兩臂伸直，用銬子卡緊手腕，兩腿一高一低，讓你站不直蹲不下，長時間折磨，用約束帶綁在鐵管上長時間強制灌食，造成身體極度虛弱，幾次出現血壓高症狀。由於抵制迫害，趙美玲一次次絕食，又一次次被殘酷灌食。

從「神七」假新聞看中共誹謗手法

文／何遠村

2008年9月25日，「神七」還躺在發射架上時，新華網就發佈了一條新聞，題目是「太平洋上夜未眠，神七飛船第30圈控測記」，繪聲繪色地描述「神七」圍繞地球飛行了30圈，感慨「太平洋上夜未眠」，甚至連航天員在太空漫步後返回機艙時與地面的對話都編了出來，要知道航天員與地面對話那是兩天以後才發生的事情。

因為太過離譜，新華網破天荒不得不在2008年9月26日發了一條道歉信，內容是「9月25日神七發射前，本網有關編輯因操作失誤，誤將草擬的一篇稿件發上網，我們深表歉意。」

到底是技術錯誤，還是新聞造假，在網上引發了熱烈討論。面對廣大讀者的質疑，有人出來為新華社辯護，說「為了搶時間，新聞媒體都會在事情的結果出來前要先做好兩手準備，事先擬好文稿很正常。」

不錯，做新聞記者的，貴在搶時間。大家知道，記者的一個基本功就是在事前要做好充份的背景調查和資料收集工作。有了這些準備工作，記者就可全力以赴做好現場採訪，追蹤事件發生的細節，和應付各種變化因素。這樣，結合準備好的背景資料，就可第一時間發稿了。

可是，我們看到的新華社的「太平洋上夜未眠，神七飛



新華網致歉信

船第30圈控測記」的文章，根本不是要搶時間的新聞，文章中也根本沒有什麼背景資料可言，完全是一篇生動的「實地採訪和親身經歷的細節描述」。不妨摘幾句：「5分鐘準備！天線指向等待點。」「1分鐘準備！」「突然，屏幕上一道亮線一晃而過，緊接著一個亮點竄入屏幕」「長江一號發現目標」「長江一號雙捕完成」「調度員堅定的報告聲，打破了全船的沉寂，此時，比預定捕獲目標的時間提前了12秒鐘」……這些現場對話，能是草稿的內容嗎？更絕的是，面對還在地球上呆著的航天員，新華社記者已經聽到了航天員們在太空中與地面的對話了。它這麼寫的，航天員說「復壓閉關，軌道艙已復壓至40千帕，報告完畢！」還「40千帕」呢，好一個真實的謊言，文章形容「航天員的聲音如在耳邊，清晰可聞。」

看到這，誰還能不感歎新華社記者的造假程度？

這些年來，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新華社等中共喉舌媒體是製造謊言煽動仇恨的急先鋒。中共拋出的大量誹謗案，什麼剖腹，上吊，自殺，殺人，比如浙江乞丐投毒殺人案，北京傅怡彬殺人案，遼寧朝陽「董立殺人案」，等等（明慧網上收集的「澄清事實」欄目中，有更多更詳細的內容），都被知情人揭露過中共陷害栽贓的內幕。更甚的是，中共喉舌媒體相互之間就同一事件造的謠有時都互相矛盾。

可是，在法輪功學員揭露這些謊言時，有一部份民眾總是從一個善良的願望來推測中共，認為共產黨雖然在歷史上造了很多假，但總覺得也許現在的共產黨會有所不同了，總覺得一個國家級的堂堂媒體到了今天怎麼可能還公開造假呢？



互聯網搜索截圖

那麼，新華社的這篇「太平洋上夜未眠」，真可謂是一個很生動的造假示範教材。

如果連中共用來給自己貼金的東西都可以隨便造假，那麼，

針對法輪功事件的報導，在中共最高當局的直接壓力下，在那個鋪天蓋地的輿論氛圍中，中共媒體無法無天的造謠那豈不是很順理成章的事嗎？

新華社記者的造假「任務」

文／何遠村

河北省任丘市的法輪功學員袁玉閣，曾揭露過中央電視台三台及任丘市電視台對有關她個人的報導失真的事情。中央電視三台於1999年8月10日左右報導了如下內容：袁玉閣，河北省任丘市人，因煉法輪功走火入魔，精神失常，抱著孩子一起跳進了白馬河。

袁玉閣自己澄清說，「1998年某日，我騎自行車接在東關上學的10歲的兒子回家，路過通向白馬河的小溝上的一個小土橋，橋上沒有欄杆，當時放學的孩子很多，自行車又沒閘，因躲孩子掉在橋下的土坡上。當時騎的自行車是借的本村老黑大伯的，有許多人在場，有史胡村診所醫生，這個診所就在小

橋北幾米。」但是，助紂為虐的記者為了編造打壓法輪功的素材，竟然不顧職業道德，歪曲事實真相，編造謊言，把採訪袁玉閣本人時的原話全部改動，編造彌天大謊說：「袁玉閣學煉法輪功走火入魔，抱著孩子跳進白馬河。」袁玉閣事後問來訪記者，電台報導失真，你得有職業道德，該記者回答說，上級有任務，完不成任務沒有獎金。

記者的良心哪裏去了？做人的起碼道德哪裏去了？過去人們不理解，今天看了新華社記者杜撰的「太平洋上夜未眠」（見本版《從「神七」假新聞看中共誹謗手法》），多多少少應該開了點竅。

新華社的記者在被人發現了他們的造假之後，有什麼羞恥感嗎？

我相信他們沒有，因為造假文化已經成爲了這個社會的癌症和毒瘤。人們在納悶，爲什麼中國陷入了誠信危機，爲什麼中國的假冒偽劣層出不窮，爲什麼有人敢往嬰兒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爲什麼新華社的記者會「堂堂正正」造大假……是啊，太多的爲什麼，中共到底要把這個民族引向何方呢？

道德是抽象的，然而，卻又是最實在的，體現在生活中的每個人，每件事上。假新聞和有毒食品都只是表象，更深層原因是中國社會的道德被中共毒害了。從精神到物質的毒素，已經把中國人民的生存空間變異的越來越窄小。拋棄中共，重拾傳統道德，對中華民族來說，從來沒有這麼緊迫過。

是誰在找「麻煩」

文／陸良平

這幾年中國大陸邪黨機關單位上有一種奇怪的現象，就是每當機關單位的法輪功學員遭受邪黨迫害時，邪黨就取消該單位一年的「文明獎」（相當於每人一個月工資），本單位上下往往是一片埋怨之聲，埋怨法輪功學員給大家找了「麻煩」，包括那些平時與其關係融洽者也在憤憤不平，認為損害了自己的利益。究竟是誰在找「麻煩」？我談談自己的看法。

大家辛苦工作一年，獎金沒了，確實很冤枉。可是，我們稍微換個角度，想一想：邪黨綁架大法弟子有沒有法律依據？扣發其單位的獎金合不合法？是法輪功學員在扣大家的獎金，還是中共邪黨在踐踏法律、株連無辜？冷靜看一看，是非、善惡就一目瞭然了。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中共自竊國以來，一直在找中國人的「麻煩」，在其發動的大小几十次政治運動中，半數以上的中國家庭都受過它的迫害。如：「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十年「文革」、「六四」屠城，致使八千萬中華同胞死於非命。中共整人把人都整怕了，多數中國人都是談「共」色變，視其爲高壓電、地雷區。所以，一旦自己受其無理打擊和無辜株連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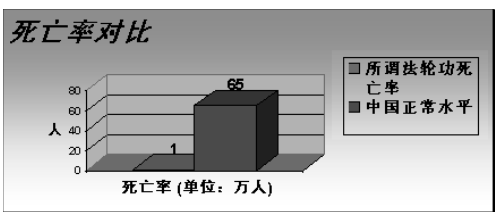
很容易喪失判斷能力，不敢譴責萬惡之源的邪黨，反而把氣撒到受惡黨迫害的無辜民眾身上（如埋怨被迫害的大法弟子），正中惡黨的奸計。這是惡黨對國人反覆摧殘、洗腦的惡果，是炎黃子孫的一大悲哀。

從法律角度看，《憲法》規定：公民有信仰、言論自由。大法弟子採取各種形式講真相，完全都在公民的基本權利之內，是完全合法的；而中共打壓法輪大法則毫無法律依據，是在赤裸裸的踐踏《憲法》。從道德層面看，大法弟子修心向善爲本，毫無爲自己打算的個人目的，是想通過自己的付出，讓廣大同胞避禍得福；而中共是西來幽靈，其本質決定它必然以謊言和暴力爲本，煽動仇恨，株連無辜，用盡各種狡詐卑劣手段，挑動一部份人斗一部份人，煽動仇恨，脅迫全體民眾人人與神佛爲敵，最終淪爲惡黨的殉葬品。

中共邪黨爲禍華夏半個多世紀，害神滅佛，濫殺無辜，戰天斗地，破壞自然，手段殘忍，無惡不做，已被眾神判了死罪。加入過其黨、團、隊組織者，就是它的組成部份，就成了眾神清除的目標。死心塌地地跟著惡黨走到底的人，結局必然和它一樣：聲明退出惡黨各個組織者，就會得到神佛的救度，成爲美好未來新人類的一員。可貴的同胞們，善惡一念，霄壤之別，做出自己明智的選擇吧！

中共迫害法輪功的一個理由就是「1400例死亡」，這是怎麼回事？

法輪功祛病健身效果很好，中共爲了迫害法輪功，就找出一個理由，說是害死了「1400人」。我們先不管這個數字本身的真實性，我們來對比一下正常的死亡率就能看清問題。



據《中國統計年鑑·1998》記載，一九九七年全國人口平均年死亡率爲百分之六點五一。在江澤民集團迫害法輪功以前，國家體委有一個調查，估計法輪功修煉者人數有七千萬之多。那麼，在這數千萬法輪功修煉者中，每年應該有數十萬的人由於各種原因而自然死亡。迫害開始以後，中共故意低估法輪功修煉者總人數，說只有「二百萬」。我們就拿這「二百萬」來算，中共挖苦心思收集到的死亡案例是

一千四百例，那麼，死亡比例只有千分之零點七，是全國平均死亡率的九點三分之一。這個數字也許不是那麼嚴謹，但是還是很能說明問題。因爲法輪功學員是一個老年人、重症絕症病人占很大比例的煉功人群，按常理來說死亡率不可能比全國平均水平更低。可以說，中共推出的「一千四百例」只能反過來證明法輪功祛病健身的功効是超常的。（編輯信箱：feedback@minghui.org）

三言兩語 換個角度看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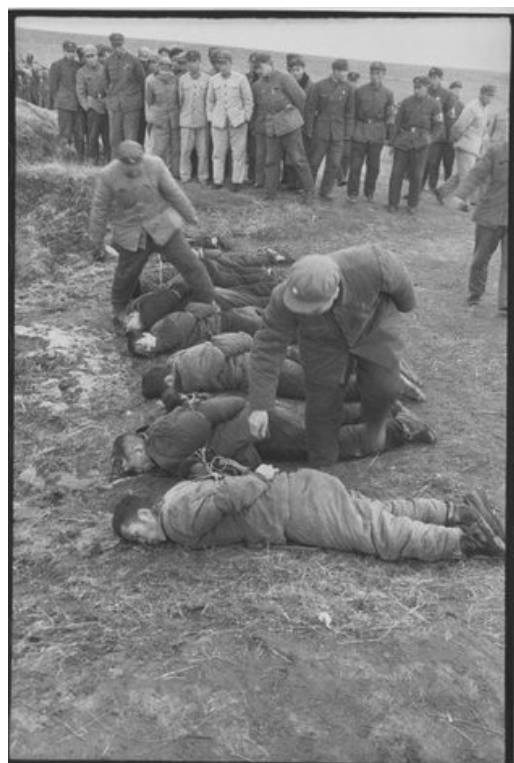
中共「土改」是革命還是騙局？

「打土豪，分田地。」這是半個多世紀前中共「土改」的口號，也是中共造反起家的法寶。這一口號，蠱惑了成千上萬的農民。中共派出工作組，深入農村，強制劃分階級，強行奪取私產，併發動群眾鬥地主。隨後，在「革命」的名義下，對地主予以公審和槍殺。爲此，每到一處，中共必鼓動一些人編故事、作偽證、假訴苦，無中生有，人爲地挑起矛盾和製造仇恨，製造恐怖和血腥，以期鞏固其基層專制政權。

圍繞土地，中國具有沿襲千百年、自然而和諧的農耕結構與僱主關係。中共的血腥「土改」，破壞了農業關係，打亂了農村秩序，中斷了正常的歷史進程。原本相處和諧、互爲扶持的雇農與地主，被迫反目成仇。農民分到土地，沒有高

興幾天，卻又被中共的「公社化」席卷一空。中共一紙令下，農民被迫交出全部土地，甚至交出耕牛和農具。

這一分一收，所有的土地和資源，都收歸共產黨一黨所有，中國農民，從此變得兩手空空、一貧如洗。所謂「土改」，十足一場騙局。隨後，農業大滑坡，大饑荒接踵而至，被餓死的三千至四千萬民眾中，絕大多數都是當年訴苦分地鬥地主的「貧下中農」。時至今日，中共仍然規定土地爲「公有」（即「黨有」），而拒絕交還農民，僅以「租賃」方式，讓農民耕種。一旦需要拿土地牟取更大暴利時，就強行圈占，甚至不惜暴力拆遷，並美其名曰「收歸國有」（實爲「黨有」）。（摘自陳破空《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



圖：土改中以「革命」的名義槍殺地主

找到真正回家的路

【明慧記者鄭語焉採訪報導】家住台灣基隆的周亮君在完成大學社工系學業後，遠赴澳洲學習英文，隨後轉至英國攻讀並取得教育碩士學位。在澳洲期間曾接獲法輪功相關資料的信件，產生了想要知道更多內容的好奇。

「枯花」逢春

公司業務繁忙而緊張，周亮君每天工作長達十二至十四個小時，幾年過去，事業穩定有成，但身體健康卻出現警訊。

幾乎整年到頭都在與濾過性病毒的重感冒對抗，大學時期發生車禍，因無外傷而掉以輕心的內瘀血部位開始作怪，大腿部份肌肉纖維化呈現萎縮，導致身體狀況左右不平衡，醫院檢查出胸部有纖維囊腫，很可能變成乳癌，再加上婦女病等大小病痛一堆。

周亮君說：「有段時間整個人都蠟黃，像是枯萎的花朵，工作所賺的錢都花在看醫生，整肌、針灸、熱敷等等都很耗時間。那時覺得人生好黑暗，不住反思，難道年紀輕輕，就要把所有往後的時間都花在醫院看醫生這上面

嗎？」此時才意識到健康的重要，轉換職業至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擔任英文科教師，並且開始跟隨罹患口腔癌的父親尋找氣功治病的方法。

社區大學的同仁善良體貼，但無互道早安或再見的習慣，周亮君雖然不太習慣，但也入境隨俗。過沒多久，來了一位陳姓教師（陳怡文），周亮君說：「新來的這位同事很友善，早上見面總是微笑道早安，下班也會說再見，有時還會問好，感覺很親切自然。」一天，周亮君偶與這位新同事擦身而過，莫名的向她說道自己在練氣功，這位新同事回答亮君說她是法輪功學員。

這下可把亮君之前的那些好奇心全都勾發出來，經過怡文的介紹並且借她講法錄音帶，周亮君利用上下班，開車往返台北與基隆兩地的時間聽法輪功師父的講法錄音，她說：「結果才聽完第一講就覺得愛不釋手，很吸引我，很多疑惑與問題豁然開朗，彷彿有人幫忙把身體淤塞不通的氣血脈絡全部打通，通體舒暢無比。尤其是『大道至簡至易』這句話更是令我觸動不已。」

纖維化的肌肉有了生機

怡文陸續把大法書籍一本本的借給她，每本都讓周亮君愛不釋手，養成隨身攜帶以備工作休息時捧讀，她說：「我經常看的入迷，當把所有的書看過一遍，內心受到很大衝擊：怎麼不讓我早一點碰到。」「哎，很不爭氣的是，明知大法好，可我還是執著於坊間氣功，捨不得放下，一隻手抓著大法，另一隻手抓著坊間氣功不放，腳踏兩隻船。」

周亮君說：「直到看過《北美巡迴講法》後悟性才上來，立馬放下執著，開始學煉五套功法，真正完全走進大法中來專一修煉。」到現在已有二年多時間，一身病痛好轉許多，身體輕鬆精神愉快，觸壓纖維化的部位，有了酸疼的感覺，肌肉開始有了生機。

那段時間，母親為父親病情擔憂，加上社區低收入戶學童問題，周亮君每天為這些接二連三且又棘手的事情所包圍苦不堪言，她說：「但是很不可思議的是，如果是以前的我大概已經精神崩潰了，但大法的法理引導我不斷提升，竟然在碰到那麼多事



的情況
下，卻心
情平靜的度過
那一年。」

幫助走向暗角的孩子變成模範生

常言道：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周亮君秉持真、善、忍理念，參與學區經營計劃，以傳授英文課業的方式，教導學區內低收入戶學童的品德教育，她說：「每個孩子都有很特殊的家庭背景跟故事，很多是社會事件的小孩，就是你可能在新聞上聽說過的那種家庭，全家被安置到這個地方來接受協助，社區教室裡的這些孩子也都成了我的小孩。」

剛開始非常辛苦，周亮君運用大法給予的智慧一次又一次的與這些孩子相處，歷經二年左右有了轉機，亮君說：「孩子行為舉

止
都不一
樣了，有
的可能長大後就
是黑社會角頭老大的那種
小孩，變成班級裡最佳模範生，
家長也從對小孩不知所措的訴苦
抱怨變成肯定嘉許，他們都找到
了自信。」

從小自問：我這一生要幹
嘛？我來這一趟要做什麼？難道
只是出生來過完一生，然後死去
這樣嗎？周亮君說：「修煉大法才
知來這一趟是有目的的，有很多
事情該做的，也有很多眾生還在
等待，大法改變了我對人生的看
法，我已經找到真正回家的路，
也知道修煉是怎麼一回事，大法
讓我整個重生了。」

圖：周亮君煉法輪功第五套功法

土耳其七旬老婦 身上的奇蹟



我叫乃一蘭·迪凱爾，今年七十三歲，是墨爾本最早參加煉法輪功的。我有二十多年的背痛病，做EM儀器檢測的結果是背部四處脫臼。那時我是寸步難行，站不起來，疼的我只有暗暗落淚，手和胳膊都動不了，因此吃飯都由別人餵。

我有個煉法輪大法的外甥女見到我說，「姨媽，你應該煉法輪功。」就這樣我開始煉功了。當然了，開始的時候我很難做好，在海邊跟著小組煉覺的還不夠，在家裏我也煉，從沒忽略。

那天，是在第三個週末，我艱難的來到煉功點煉功。在那上兩步台階都困難，儘管如此我還是堅持煉完功。結束的時候，疼痛比原來更加重了。朋友們把我的兩個胳膊架起來後是如何把我送回家的我都不記得了，孩子們幫我躺到床上，我不能翻身，腳和手都動不了了，什麼都沒來得及想就睡去了。

醒來後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我闊別了二十年的無病的感覺在我深深的睡了一覺醒來後又感覺到了，渾身一點都不疼了，我的手和腳都能活動自如了。接著我又能自己站起來和坐下，以前都是孩子們早晨起床後就來扶我起身的，今天孩子們看到我自己起來了，驚訝的張著嘴看著我，不停的讚歎著看著我：我做抬起腿到腹部的動作和站起來又坐下的動作給他們看，我還自己走到了早餐桌前。事實就是這樣，所有的疼痛也消失了。

在我上次做EM檢測的時候，醫生告訴我的孩子們：你媽媽應該非常注意，如有差錯，會對她的身體產生很負面的影響，而且不能忽略吃藥。但我的病如今沒什麼可說的了，我不需要吃藥了，我感覺非常正常。我把所有的藥裝在一個大口袋裡送給了一個診所。我丈夫親眼看到我恢復的過程，儘管他需要我照顧，但一到煉功時間就催促我去煉功點，別晚了。

現在我從不感覺疲勞。現在家務活都由我一個人來做，甚至孩子們的事情我也能幫著做了。煉法輪功兩年了，什麼藥我都不再吃過。現在我感覺自己就像二十多歲。

感謝李洪志大師，感謝法輪大法。我在此譴責發生在中國的對法輪大法弟子的迫害行徑！我把中共的邪惡本質告訴我遇到的每一個世人！為什麼要對法輪功搞迫害？中共對世人的謊言要持續到什麼時候？法輪大法挽救了我的生命，這是誰都否認不了的事實。（2007年土耳其第一屆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發言稿）

去爭鬥心

文／大陸大法弟子

前幾天買了一條裙子，只穿了半天就發現破裂，到商店要求換貨，店員冤枉我是放在洗衣機洗過造成，我和她解釋她不聽，我越解釋越生氣，最後竟發了一通火，表示不要了這條裙子。回家的路上越想越不對勁：剛才的表現太不像話了，哪個個修煉人，簡直就是個常人，甚至還不如常人。當時也意識到怎麼發那麼大火、那麼忍不住？越想越後悔，修了九年多，還時不時發火一定另有原因，是爭鬥心，是它在作祟！今天我試圖對它做一番剖析！

（一）爭鬥心的先天因素和家庭環境因素：我生長在一個父母都是性情十分急躁的家中。從小目睹父母經常因為一點小事而爭吵。對他們爭吵時的言行表現耳濡目染，長大後發現自己說話的語氣及一些行

為習慣很像父母，用常人的話說就是「脾氣掛在眼簾」。婚後對孩子的行為習慣要求較嚴，卻始終無法培養起來其諸如講究衛生的生活習慣和嚴謹的學習作風等等，經常因為一些小事而發脾氣。為此十分苦惱，事後後悔自責，之後又反覆。得法後每當學《轉法輪》時學到師父說「小事都過不去，就發脾氣，還想長功啊」這段時，從剛開始著急到後來感到無奈。我想，長期以來修不好「忍」，與自己後天的環境有關，自己需要更加注意這方面嚴格要求自己。

（二）爭鬥心的黨文化因素：八十年代初我進入了師大政教專業學習，系統的接受了四年馬列主義的毒害。成績越好中毒越深。馬列主義哲學思想的核心是「鬥爭論」，對此，當初自己加以無條件的接受。而我的全盤接受以及日後

再灌輸學生的經歷，使自己所受毒害愈髮根深蒂固。

儘管在常人中人們對我的評價是生性善良、與人為善。然而，回憶自己修煉前甚至較小的時候就喜歡鑽牛角尖，喜歡與人爭論是非、爭長論短、爭強鬥勝。表現在對一個小問題上意見稍有不一，非要搞個是非曲直，爭個面紅耳赤；在對待父母上表現為「孝而不順」。修煉法輪大法後，一開始對師父講的「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法理沒有積極正面理解，記得剛開始學法時曾有過一念：這有誰能做到啊？

連日來，我在生氣一發火一自責一沮喪中徘徊，但心中仍存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我決不能這樣下去。我用強大的正念排斥那些阻止我提高的思想，努力去掉自己的爭鬥心，真正的做到師父要求的「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巴黎花園節 法輪功應邀表演



【明慧週報訊】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和二十八日兩天，法國巴黎市政府舉
辦第十二屆公園節，由法國法輪功學員
組成的聖蓮藝術團在塞納河畔的安德
烈·雪鐵龍公園受邀表演。藝術團表演
的中國傳統舞蹈、笛子獨奏和腰鼓很受
觀眾歡迎，觀眾們對中國歷代服飾表演
和法輪功功法演示報以熱烈的掌聲。

★【讀古詩品人生】

梅花

◎林逋

眾芳搖落獨鮮妍，占斷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樽。

【語譯】

百花凋零時梅花獨自嬌艷，在小園裡佔盡了風光。疏落的梅影斜映在清淺明澈的水中，淡雅



的香飄蕩在黃昏月色裡。霜鳥想下來會先偷看梅花幾眼，蝴蝶如果知道有梅花必然會銷魂神往。幸好有低吟詩句的清雅可和梅親近，不需敲著檀板歌唱，也不用拿著酒杯來賞梅。

【品讀】

這首詠物詩在《林和靖先生

詩集》中題作〈山園小梅〉。描寫百花凋謝，獨有梅花佔盡滿園風情，水中梅影橫斜，黃昏月下飄散著幽香。白鳥也對梅敬愛有加，不敢隨意棲息在梅枝上，還要先偷偷窺看梅花的動靜。蝴蝶難以見到梅花，如果知道世上還有如此高雅動人的梅花，可要對她一往情深了。高潔的梅花只適合吟詠詩篇



來親近她，不需要庸俗的酒宴歌舞來對待她呀！

詩中「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歷來被譽為詠梅

的絕唱。林逋能寫出這麼美的詠梅詩，也是因為他的性格就如梅花般高潔脫俗。林逋隱居西湖孤山，生活清苦，平日種梅養鶴，他一生愛梅，以梅花自比。梅花於寒冬獨自開放，傲雪耐寒，就



如他在逆境中堅定不移的志向；梅的淡雅幽香，就如他恬淡高雅的隱士生活；梅的高潔脫俗，就如他高尚的品格，只願當個吟詠詩篇的風雅之士，不想成為追求物質享受的俗人，所以不需以歌舞酒宴來盡情享樂。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一天，唐太宗李世民正在批閱奏章，忽然一拳砸在案几上，怒喝道：「這個德參，難道國家不征一個人，不收一斗租，宮女都不留頭髮，他才稱心如意

嗎？」侍中魏徵拿過中牟縣丞皇甫德參的奏章，只見上面寫道：「修築洛陽宮，是勞頓百姓；收繳地租，是濫徵賦稅；普通女子

以梳高髻的髮髻為時尚，是受宮內的影響。」

魏徵勸諫說：「陛下息怒。德參雖然有些偏頗，但自古以來，大臣上書時，常常唯恐言辭不夠激烈，不能打動君主的心。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陛下動怒，說明德參

的言辭已經打動了陛下，至於應該如何決斷，請陛下明察。」

唐太宗這才消了氣，歎息道：「你說的很對。我不能給德參加罪，否則以後誰還敢說話。」

魏徵乘機又勸說道：「陛下近來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喜歡直諫

了，有時勉強容忍，也不像過去那樣豁達了。」

太宗沉默良久，不得不承認魏徵的話一針見血。他不僅沒有怪罪皇甫德參，還賜給他豐厚的獎賞，任命他做監察御史。（選自《資治通鑑》）



神韻藝術團的藝術家

寂靜的夜晚，聽到樹葉被秋風吹動的沙沙的聲音。是它們在竊竊私語嗎？我走近一看，只看見一片一片的樹葉，像天上的仙女

散花一樣飄落在地上。是那樣的柔和、柔美。

風帶著樹葉飄著，飄著，慢慢的從我的眼簾飄入了我的腦

落葉歸根的秋

海。對了！這樹，我記得。是小時候外婆涼椅放置的地方。就是在這個地方，外婆總是重複著那樣的一句話「夏天雖炎熱，秋收落葉歸根」的那句老話。

園裡最左邊是母親種的大麗菊，每當父親寫稿寫累了就會說「何時我才能身在樊籠中，復得返自然呢？」感歎過後，我便總會聽到他用樹葉吹奏的《思鄉曲》。每次聽時，總好像父親有很多的無奈。有一次，他曾告訴我「當自己風光過後，最想幹的事就是回到原點。有時我真的好羨慕眼前的秋菊，不管外在怎麼變化，它總會站在原地。而我

就不能。」

一片樹葉吹進了扇子裡，我用手把它弄開，只見扇中寫了這麼幾句話「人生如戲，不管你自己是否願意。每個人都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既有富貴、也有貧賤、既有幸福、也有苦難。當自己在戲中找到自己的角色的時候，就應當盡力去演。」這是一位故友贈給我的。每當看著這把扇子的時候，我都在想，我的角色是什麼呢？上天又安排了什麼角色給我呢？

忽然，母親拍打著房門，大喊著「兒子，快出來！快看晚會。」我的思緒就被母親這聲音

給弄斷弄散了似的，再也想不起來了……看著紐約神韻藝術團的晚會，洪大的音樂開始在耳邊驟響，舞蹈《萬王下世》，只見祥雲繚繞，諸神跪拜在萬王之王的腳下，那一刻我明白了，原來我還可以回到原點。可是還需要一個時機，就像那樹葉一樣，要等到秋風吹起的時候，才能落葉歸根一樣。

而現在，我明白這樣的時機已經來臨。只有同化「真善忍」時，才能使自己回歸到本源的美好。這也是上天安排給我們每個人的角色……

（註：紐約神韻藝術團是由修煉法輪功的藝術家們組成，去年在世界66個大城市巡演215場，好評如潮）

★【善惡一念間】

編者按：古云「福禍無門，惟人自招」，我們的祖先一直相信善惡有報。其實有心人在中國大陸做一個小統計就會發現，在直接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部門，重病發病率、非正常死亡率都遠遠高於其它同類部門。難道這都是偶然的嗎？《明慧網》公佈了上萬例有據可查的因緊隨中共流氓集團迫害法輪功而遭惡報的人。我們陸續選登一些實例，希望引起讀者深思，特別希望如有親人、朋友從事此類工作的讀者，能將法輪功的真相告知親友，並勸他們替自己的未來著想，善待法輪功學員。

2008年8月17日，雙鴨山市

◎文清言

清朝時，無錫縣東門克寶橋上住了一位老翁，因為長年患有膈症，因此鄰里都稱他為膈翁。

有一天，膈翁到茶館去，偶然拾到一個包裹，打開一看，裡面全是金銀珠寶。膈翁心中暗想：「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哪裏用得到這些東西。」便沒有拿回家，而是坐在那裏守著等候失主。

過了一會兒，只見一老

一善除疾

婦踉踉跄跄的來到這裡，一邊哭著一邊好像在尋找什麼。膈翁上前問明原因，將包裹還給了她，老婦千恩萬謝的走了。

膈翁回到了家中，忽然目眩噁心，隨即吐出了一塊硬痰，堅如牛皮。從此以後，他的膈症就痊癒了，而且後來享高壽而終，家道漸起。

膈翁因為一念之善而頑疾頓消，家道興起，這就是人們說的「天祐善人」和「善有善報」吧！

逼死民婦 中共惡警六天後遭報死亡

公安局寶山公安分局「刑警七星中隊長」，遭遇車禍死亡，時年37歲。據黑龍江省中共媒體報導聲稱韓旭東當時在追捕犯罪嫌疑人。

就在這之前的8月11日晚5點左右，這個所謂的「刑警中隊長」韓旭東帶領新安礦派出所所長扈老五與孫志峰、趙奎四名便衣警察，開著警車去法輪功學員代曉玲家。當時代家只有她一人，兩個小時45分鐘以後，代曉玲從她家三樓窗戶墜下，送去紅興隆醫院搶救。當時需要家屬簽字，家人不在場，這時一個警察大聲喊：「她是法輪功！」結果

三個多小時無人簽字，沒交錢，代曉玲當晚死亡。

等到晚上12點鐘，代曉玲姐姐、哥哥等親屬去代家，看到屋子裡翻的亂七八糟的，發現桌子上有一盒印泥。在2小時45分鐘的時間裏，這些所謂的「警察」到底對代曉玲做了什麼？！據目擊者說：她的遺言是「他們逼我的」，她想見到丈夫。

聽代曉玲死亡消息後，一個抱著孩子的鄰居老太太一邊哭，一邊大罵這些「警察」：讓他們遭報，不得好死！

代曉玲死的第二天，鄰居71人聯名為代曉玲鳴冤作證，但是代曉玲家親屬上告無門，起訴不受理。公安局連屍檢報告都不給家屬，企圖阻止他們上告。現在遺體仍然在紅興隆火葬場冷凍，公安局派專人看管並多次要求火化，但家屬堅決不同意。主管公安的副市長李焱春親自到新安礦安排的此事。

六天後，韓旭東被一輛酒後駕車且超速行駛的吉普車撞倒死亡，應了那位老太太所說，害人終害己。據悉，在韓旭東被車撞死的當天，寶山區公安局有關人員說：正好這事（指代曉玲墜樓的事）都推到他（指韓）身上。

參謀長如願退黨記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上街，我在大連市奧林匹克廣場前，遇到了十多年未見面的參謀長。寒暄幾句後，我便說：「參謀長，有件事得告訴您。您看現在天災有多少？天災示警，退黨保命。」參謀長說：「我申請了幾次（退黨），不批。」我說：「我給您起個『軍中綠』筆

名退出來吧。」參謀長很堅定的說：「好，退出來。」參謀長是高幹子弟，深知中共高層的腐敗和中共即將滅亡的趨勢。真為參謀長深明大義的選擇而高興。臨別時，我祝他平安，並告訴他：危難之時一定要記住「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參謀長說「謝謝！」

你怎敢獨自在這兒？

荀巨伯是東漢桓帝時期的義士。有一次，荀巨伯到遠方探望朋友的病況，正巧碰上匈奴攻打這個郡城。友人對荀巨伯說：「我是個快死的人了，你快些走吧。」荀巨伯不忍棄他而去，說：「我從這麼遠來看你，你叫我走，這種敗義求生的事哪是我荀巨伯所能做的？」

不久，敵兵攻入城來了，他們問荀巨伯：「我們大軍一到，整個郡城都空了，你是什麼人？」荀巨伯說：「朋友有病，我寧願以我的性命換他的命。」敵兵們互相說：「我們都是無義之人，今天卻進入了有義之國。」於是撤軍回師，整個郡城因而獲得保全。

「義」表現了人與人之間的真誠，不以富貴貧賤和生死禍福而變心。為了正義的事情、為了報恩，能夠替別人承擔風險，甚至不惜捨棄自我。這也是我們中華傳統美德。然而經歷了文革中親朋好友間互相揭發、反目成仇，「黨性大於人性」的心靈折磨；又經過了道德敗壞後「物質利益大於一切」觀念的衝擊，這「義」字卻很難在當今的中華大地尋到了。有的親朋好友間都逐漸變成了赤裸的利益關係，更不用說無德無義的商人製造有毒食品毒害老百姓了。要想徹底改變這種社會現實，唯一的出路就是真正的回歸正統的中華文化。

癮君子變好小伙 反遭警察迫害

【明慧週報訊】武漢市木材公司武昌木材廠下崗職工劉社紅，男，40歲，因受社會不良風氣影響而染上吸毒惡習，毒癮發作時，為湊毒資不擇手段，人見人怕；曾花十幾萬元強制戒毒，都沒成功。

2007年初，劉社紅幸得法輪大法，修煉僅四個月，完全戒掉了多年的毒癮，變得身體健康，紅光滿面；並且道德提升，尊老愛幼，還能幫家裏幹活，能善待他人，知其經歷者均為之變化稱奇。

2008年5月4日下午，劉社紅和侄兒劉進華在武漢市江夏區噴真相標語，被江夏區公安分局綁架，並兩次被非法抄家，現在兩人均下落不明。

一、鄉親們為劉社紅簽名及證明

上級法制公安部門：

劉社紅，男，湖北省咸寧市鹹安區大橋村十三組人，1967年2月出生。1983年11月頂其父職成為武漢市木材公司武昌材場職工。

當時他16歲，初中未畢業，年輕氣盛、好玩，更講哥們義氣，在白沙洲及武昌區遊蕩青年及「湖南幫」等影響下，漸入「江湖」，並在武昌區名噪一時。後在毒品的引誘下於1993年開始吸毒。於是鬥毆、

吸毒、戒毒成了家常便飯，多次刑拘入獄。最後一次是從2000年至2004年6月在沙洋勞改四年。出來只幾個月，於2005年上半年毒癮重犯，一發不可收。由於長期毒品傷害和年齡因素，身體狀況一落千丈。在武昌區生活又無職業（已下崗），還要維持毒癮，只得在武昌區巧取濫借，人見人躲……。

最後被迫無奈，於2006年12月「打回」老家。到家時已是兩腳浮腫，全身發黑，走路困難……家鄉人都認為他難度年關。殊不知，他在家鄉也是東借西要，然後伺機藉口外出尋找毒品，急得其老母幾次要拉其一起跳河……。

到2007年元月，不知是何機緣，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其老母將其關在家裏，針對他的假、惡、燥，讓他看書，修煉真、善、忍……。

奇事終於發生，他居然在家堅持看了一個多月的書，期間一直待在家裏，一次也沒找藉口出村找毒。在這整個過程中不但吸毒，後來連煙也不抽了。

新年一過，就又來到武昌，聽說一直在堅持看書修煉，2007年清明節回家祭祖時，身體、臉色完全變了樣，看上去比一般人還健康。

從這開始，不但逢年過節他必回家，

並且每隔個把兩個月都要回家探視其母及哥嫂。每次回家，看上去他身體越來越棒，至今一直未見其復毒的任何跡象。今年清明節在家還多呆了幾天才去武昌的（過去吸毒時期，經常一兩年都回不了一次）。從2007年新年剛過，到現在從他回家的接觸交談和感覺中，不但徹底丟棄了原來的那一套，而且他的習慣、性情、言談、涵養、對人的態度，幫家人做事，吃苦耐怨等等，完成變成了另一個人，一個好人。

要說他又在外犯了什麼事的話，真的是讓我們難以相信……。

不過聽說他這次真的又被拘留，如果真這樣的話。我們懇請相關部門的領導和工作人員，仔細瞭解情況，珍惜一個人由很壞變為很好的來之不易的現狀予以善待，能讓他成爲一個真正的好人！

【鄉親簽名】

二、咸寧市鹹安區大橋村村委會的證明

上級有關部門：

我村原村民劉社紅（現屬武漢市木材公司武昌材場失業工人）曾因多年吸毒、打架，時被刑拘。經多次調查走訪，自2007年2月以後到今年清明節，回鄉探母

關於劉社紅基本情況和近段情況的鄉親證明

上級法制公安部門：

劉社紅，男，湖北省咸寧市咸安區大橋村十三組人，1967年2月出生。1983年11月頂其父職成為武漢市木材公司武昌材場職工。

其時16歲，初中未畢業，年輕氣盛、好玩，更講哥們義氣。在白沙洲及武昌區遊蕩青年及「湖南幫」等影響下，漸入「江湖」，並在武昌區名噪一時。後在毒品的引誘下於1993年開始吸毒。於是鬥毆、吸毒、戒毒成了家常便飯，多次刑拘入獄。最後一次是從2000年至2004年6月在沙洋勞改四年。出來只幾個月，於2005年上半年毒癮重犯，一發不可收。由於長期毒品傷害和年齡因素，身體狀況一落千丈。在武昌區生活又無職業（已下崗），還要維持毒癮，只得在武昌區巧取濫借，人見人躲……。

最後被迫無奈，於2006年12月「打回」老家。到家時已是兩腳浮腫，全身發黑，走路困難……家鄉人都認為他難度年關。殊不知，他在家鄉也是東借西要，然後伺機藉口外出尋找毒品，急得其老母幾次要拉其一起跳河……。

次數大大增多，吸毒跡象全無，身體恢復良好，打人罵人惡習全改掉……看似一個非常平和的正常人，更未出現他違法亂紀的事情。

特此證明，

鹹安區大橋村村委會

烏克蘭法輪功學員中使館前抗議迫害



【明慧週報訊】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烏克蘭首都基輔法輪功學員在中使館前抗議中共對法輪功長達九年的殘酷迫害。許多路人止步索閱資料，了解法輪功的真相，過往汽車也鳴笛對活動表示支持。

一位五十多歲的男士表示，他在烏克蘭國會裡工作，他對法輪功學員說：「你們是好樣的，讓人知道共產黨的邪惡，我父親就遭受過共產黨的迫害，被送進集中營。」

法輪功學員在中使館前展開橫幅和展

板，上面寫有：「天滅中共、天祐中華、退黨保命」等標語，以及揭露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真相內容。

所有瞭解真相的人都譴責這場迫害。烏克蘭日報《obzor》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五日，頭條報導當地法輪功學員慶祝世界法輪大法日，並指出中共當局由於害怕失去對人們思想的控制，於一九九九年開始了大規模的迫害法輪功。

老中醫多次遭綁架毒打

【明慧週報訊】石運廷，男，60歲左右，山東省蒙陰縣桃曲鎮前城村人，是位為人厚道、聞名鄉里的老中醫。他於1996年開始學煉法輪功，以前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痔瘡等疾病，學法煉功後均不翼而飛。可是在中共發起對法輪功的迫害後，這位老中醫卻多次遭到綁架毒打。

2000年正月，石運廷被桃曲鎮邪惡之徒綁架到桃曲鎮洗腦班，遭受了一群惡人的毒打後，又被中共副書記莫光利弄到辦公室給戴上鋼盔用棍子打，打後往他的頭上澆冷水。

2001年2月，石運廷再次被桃曲鎮邪惡之徒綁架到洗腦班迫害，他借暴徒打人之機離開。五月份回家後，被副鎮長呂宜香、桃曲派出所惡警鄭傑等人綁架，鏢在一棵粗樹上11個小時，後在計生委大院遭到鎮惡黨副書記包西堂等一夥打手用木棒、鮮竹子竿的毒打。包西堂用橡皮棍，有人卡脖子，有人摠著腿，打手們用棍子、橡皮棍一齊砸，直打到他們聽不到他的叫喊聲才住手。

6月份石運廷被桃曲派出所副所長李長祥和蒙陰縣公安局的熊姓惡警綁架到蒙陰縣「610」洗腦班非法關押5個多月。「610」頭子類延成、政法委書記李枝葉等惡人企圖逼迫石運廷放棄修煉，陰謀未遂後，把他關押到蒙陰看守所。在看守所又遭熊姓惡警的毒打，他用專門打人的竹劈子，脫光石運廷的上衣抽打脊背，打了60多下，然後抽打面部。他累得只喘粗氣不能打了，李長祥拿竹劈子又打，叫雙腿伸直用竹劈子砍腿，從膝蓋砍到腳脖子，砍完又用竹劈子壓，太殘酷了！

後來又把石運廷非法關押到縣「610」洗腦班，最後惡人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勞教了他一年半，送溘博王村四所。在醫院查體時，醫生說體檢不合格。因此四所不要，三所也不要。這樣回來後，又被「610」非法勒索五千元錢才放回家。

2004年，惡徒企圖再次綁架石運廷，他被迫流離失所。

「法輪功人權」呼籲 關注近期被中共當局虐殺者

【明慧週報訊】總部設於美國加州的「法輪功人權」組織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開始向各國政府與媒體發出呼籲：呼籲國際社會關注近來遭到中共非法抓捕的法輪功學員，尤其那些在抓捕不久即被迫害致死的案例。

鑒於中共善於利用虛假鋪張的聲勢掩蓋其各種迫害和虐殺的罪行，象其它所有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組織一樣，「法輪功人權」組織對中共借「奧運」之機加緊迫害異議人士、尤其是法輪功學員的罪惡行徑予以了持續性的揭露。

「法輪功人權」在給各國相關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國際人士及相關媒體的呼籲信中指出：「中共不僅拒絕履行它所作出的為迎接奧運而改善人權狀況的許

諾，而且事實上將奧運作為其施行『舉國清洗』的藉口。因此，大量無辜人士被拘捕並遭虐待，有的被迫害致死，成為奧運的受害者。」「在過去幾個月中，全國各地有超過一萬名法輪功學員被抓捕，有的被捕幾週甚至幾天後即被迫害致死。」「抓捕面積非常之廣，甚至很多在國外定居的僑民也有親屬在國內被抓捕。因為只有很少一部份中國民眾有海外聯繫，所以我們相信事實上的迫害情況比掌握的信息更為嚴重。」據此，「法輪功人權」重點向各國主流社會發出呼籲：「當你們在中國報導奧運時，也請關注奧運的受害者。」「法輪功人權」表示願意向欲採訪奧運受害者的國際媒體提供他們的聯繫方式。

在此封呼籲信中，還收錄了

一些極為嚴重的迫害致死案例，比如：

白鶴國，遼寧省燈塔市柳條鎮東廣善村人。他在被綁架到大連南關嶺監獄後不到兩週即被迫害致死。據知情者透露：白鶴國遺體不光是頭部凸起一個大包，舌頭也被勾出一道口子露出嘴外，腿被打斷，辜丸被踹爛、瘦得皮包骨頭，可見是被活活打死的。

顧建敏，五十三歲，居住在上海市家住浦東大道棲山路陽光新村四零零弄一三號六零一室。她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一日被浦東洋涇派出所警察抓捕，三月十三日被迫害致死。顧建敏的丈夫最後一次見到顧建敏時，她的兩眼瞪出，瞳孔放大，口角有血流出，周圍也沒一人關照；他跪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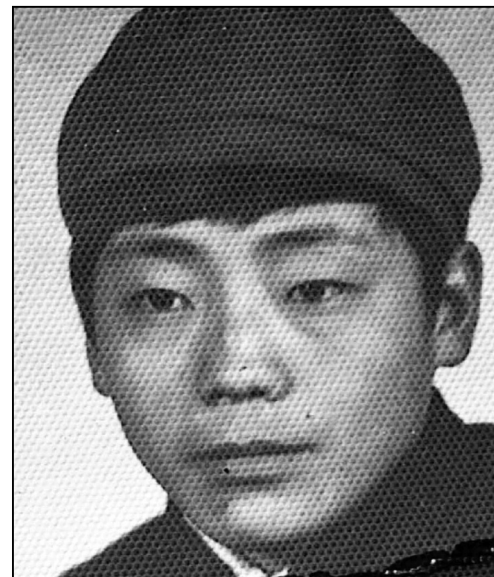


圖：顧群。

醫生搶救顧建敏，醫生象徵性做了搶救後就宣佈人已死亡。

顧群，五十歲，居住在遼寧省大連市。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顧群投放真相資料時被天津街派出所綁架，次日被劫持到大連姚家看守所非法關押。四月九日下午兩點多，其親屬被告知死訊。他在被捕三週後被迫害致死。

孫冠洲，六十二歲，居住在河南省禹州市。他原為禹州市教師進修學校中文教授。二零零八



圖：白鶴國。

年三月三日被國保綁架。三月九日去世，家屬被通知到北關醫院，但是見到的竟是孫冠洲冰冷的遺體。

宗秀霞，居住在山東省濰坊市坊子區。她在被警察抓捕四小時後即被迫害致死。

中共的「血腥奧運」已經落幕，但相信其本性注定它的各種掩蓋罪行的欺騙性表演不會自動結束。「法輪功人權」將繼續關注正在中國發生的對法輪功學員大規模的虐殺，並對其跟蹤曝光。

悉尼聲援四千三百萬中國人脫離中共

澳洲悉尼各界人士十月一日在中領館前舉行抗議集會活動，譴責中共對中國人犯下的種種罪行，同時聲援四千三百多萬華人擺脫中共的精神控制，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ABC澳大利亞廣播電台、SBS電視台、澳聯社、新唐人電視台、《大紀元時報》等近十家媒體關注並現場採訪報導。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澳洲分部主席盧振雷博士在發言中說，五十九年了，中共靠著欺世謊言和鐵血暴力，製造各種運動，以八千萬中華兒女的血淚和生命為代價，疊起了自己血腥的宮殿。它否定神佛、摧殘民族信仰和道德，用醜惡的黨文化扭曲人性，踐踏中國五千年神傳文化，使今天中國社會面臨道德體系、社會結構和生態體系的全面崩潰。

盧博士表示，在奧運前後，



中共為避免讓國際社會看到法輪功修煉者的抗議，非法抓捕了很多法輪功學員和異議人士以及上訪人士。在五月發生的四川地震中，被豆腐渣工程活埋的成千上萬的孩子們屍骨未寒；又有了千萬個家庭因為毒奶粉而沉入巨大的痛苦和悲憤，數萬嬰幼兒受毒

之後得腎結石，並面臨未來無法生育甚至胃癌危險。還有幾千萬在校孩子因穿有毒校服而危害身體、皮膚及呼吸、循環等系統。

北京師範大學教師李元華博士指出，毒奶粉已波及六百萬中國嬰兒，三鹿毒奶粉不是躲在陰暗角落裡的工廠的三無產品，而

是一家多次入圍中國五百強、前後榮獲中國名牌、國家免檢產品和中國馳名商標，並被中共樹立的中國行業標誌性品牌產品，因此被中國眾多父母選用。這樣大規模、有系統、官商勾結的壟斷性的造假，足以證明中共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十月四日在布里斯本也舉辦了聲援四千三百萬人「三退」（退黨、退團、退隊）活動，一位女士指出，中共不等於中國，愛國也不等於愛黨。中共把這兩個概念混淆，也就是為了欺騙廣大的普通民眾。她表示，在沒有共產黨的五千年曆史當中，中國人民創造了自己的輝煌文化，但是被中共五十多年破壞的幾乎蕩然無存。退出中共、恢復中華文化，是一個良心覺醒的表現，也是中華民族再生的過程。



日本九州法輪功學員中領館前要求停止迫害

十月一日，日本九州地區法輪功學員在福岡中領館前燭光守夜，抗議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殘酷迫害。在點點燭光之中，表達了對那些遭中共邪黨迫害致死的同修的懷念，和對法輪大法「真、善、忍」堅如磐石的堅定信念。

法輪功學員們在中領館前拉開「聲援全球退中共組織人數突破四千三百五十九萬」、「立即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制止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法輪大法好」等醒目的橫幅，並在橫幅的下面齊放著揭露迫害真相的展板，吸引了很多過往行人以及車輛的注目。

慕尼黑啤酒節 民眾紛紛簽名譴責中共迫害

十月四日，德國一年一度最大的民間節——慕尼黑啤酒節接近尾聲，熙熙攘攘的擠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當地法輪功學員在市中心聖·米歇爾教堂前，向民眾展示法輪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

法輪功學員在一旁安靜祥和地煉功，吸引了大量路人駐足觀看。不少人簽名聲援法輪功，譴責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亦有中國人聲明退出中共各種組織。

房地產經理帕胡勒克先生（Christian Parchulek）簽完名之後告訴記者，他們是從原東德地區萊比錫來的，他在共產黨的統治下過了四十年，很清楚共產黨是怎麼回事兒，因此對中共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他認為完全能



夠想像，共產黨幹得出來任何事情。他指了指身邊的兩個男孩說，像他們這麼大的年齡就不清楚共產黨的邪惡了。他說：「我在電視裡看到北京奧運會，感到了那種共產強權的味道。」

有四位中文說得很流利的德國人、斯洛維尼亞和其他國家的人也來簽名譴責中共，當記者驚訝於他們的中文表達的很清楚時，他們說學中文已經三年了，其中一年呆在中國。他們說在中

國就瞭解到了法輪功受迫害的真相，因為那裏有好多法輪功學員跟他們講過真相，他們都知道法輪大法好，因此他們要來簽名聲援法輪功學員。

過往的中國人很多，他們中年紀大一些的人比較容易接受真相材料，但是一些很年輕的，由於他們從小就被中共的謊言毒害，因此比較難接受真相，但他們又很渴望瞭解真相，有些人站在遠處觀望、有些人不停的拍照。有一個年輕的姑娘從遠遠站在一旁的幾個中國夥伴身邊走過來，主動索要法輪功的真相材料，並告訴學員她已經在網上做了退團聲明瞭，她說：「我非常愛看這些材料，你們做的太好了。」

密蘇里小姑娘：「我喜歡法輪大法」

一年一度的American Royal遊行九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在美國大堪薩斯城地區的市中心舉行，幾位密蘇里小姐（Miss Missouri）圍著法輪大法的花車，異口同聲的念著：「法輪大法好！」

直至遊行開始，小姑娘們才依依不捨的回到自己的遊行隊列中，其中一位小姑娘臨別時，認真的對學員說：「我喜歡法輪大法！」

綿長的遊行途中擠滿了社區居民，法輪功學員的隊列帶給了觀眾

們一種全新的感覺：嘹亮的「法輪大法好」的樂曲，鼓隊，給人們的帶來了振奮和喜悅。法輪功小弟子們的功法演示，使人們感受到寧靜與祥和，讓遊行中心舞台上的組織者們連連稱讚。

著名畫家：只能用完美形容神韻演出

神韻藝術團十月一日至五日在瑞士日內瓦繼續五天演出，令人驚嘆，受到觀眾們盛讚。瑞士著名畫家和雕塑家約翰米歇爾·布沙爾蒂（Jean-Michel Bouchardy）說：「我終生從事藝術，從藝術的角度看這場演出，我只能用完美來形容。令人驚嘆！」

日內瓦聖喬治教堂的色彩玻璃就是出自他的手筆。他的夫人胡戈特·布沙爾蒂（Huguette Bouchardy）也是一位畫家。夫婦二人一同觀看了神韻演出後，對神韻的藝術魅力歎為觀止。

美術設計師Max Heir在演出結束後表示：「演出中編舞設計獨具匠心。節目中的舞蹈、音樂和服裝都非常美，色彩絢爛。我特別喜歡那些中文歌詞。我以前不瞭解中國的文化，觀看演出令我知道了一些中國的歷史。」

銀行家伊麗莎白女士與丈

夫帶著女兒來觀看了演出，她用中文對記者表示：「演出非常的好，我們都很喜歡。」這一家是地道的中國通，丈夫是中醫師，女兒出生在中國。他們在中國生活多年，去年才回到瑞士。伊麗莎白興奮的說：「這是非常奇妙的經歷，你知道我們會生活在中國，去過敦煌，但演出實在太美了，非常不同尋常的音樂、舞蹈，每一樣都很完美，我都無法知道自己更喜歡哪一個節目！」

瑞士Olympic國際銀行系統審計負責人弗蘭克（Franck Lamoureux）在演出結束後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節目很好，特別是中國的二胡樂器，非常令人驚訝，音色非常美妙。另外，我對打鼓的節目也情有獨鍾，演員們把鼓打得令人震撼。」

與弗蘭克一同來的一位同事補充說：「這個演出是舞蹈和聲樂的美妙組合，表現的是中國

歷史故事中的情節，內涵很豐富，我們看得很有興趣。我也從其中學到了很多中國的文化與藝術。」

此次晚會的贊助商之一羅斯維·來爾女士高興的表示：「作為這次活動的贊助者，我曾看過神韻的宣傳畫冊，覺得很美。但是現場藝術家們的精彩表演，給我的還是震撼。我從來沒有欣賞過類似的表演，音樂、舞台設計、燈光及那些藝術家出色的表演，一切都是那麼完美，我非常喜歡他們的演出，太完美了！」

神韻藝術團創建於北美，其宗旨是以開創與找回人類正統文化為根本，所有創作和節目都是以中華五千年神傳文化為主，要求以全善全美的節目奉獻給觀眾。自二零零七年十二月至今，神韻藝術團在全球六十多個城市演出二百多場，吸引觀眾達六十多萬。

神韻藝術團在日內瓦的演出令觀眾驚嘆。成功的企業家茹埃爾·丹尼亞勒女士說：「我很喜歡這個晚會遇到的編排，例如整個晚會是由一位很美麗的中國女士用法文和中文主持，所以一切都顯得那麼順理成章，讓人感到一切都準備得恰如其分。」

「表演人員非常專注並很有忍耐力，我相信他們是經過很長的時間才達到這一步的。他們的動作是那麼的高雅，表演時又是如此色彩紛，給人一種非常高雅但並不浮華虛飾的感覺。」

她還說：「我相信今晚的觀眾在來到之前，就已經被她背後的意義或多或少的震撼，當他們明白這次晚會的意義時，就會奔走相告一睹為快。相信明年會有更多的人來欣賞這樣的晚會。演出非常精彩，很廣闊，很優雅，色彩紛，象彩虹一樣，真的，像一道送給日內瓦的彩虹。」

醫生飛利浦·杜朗先生與太太和三個小孩一起觀看了演出。杜朗先生對記者說：「這個演出非常好，對我來說是個驚喜。我以前沒看過這樣的演出，她給我耳目一新、清新可喜的感覺。我對歌曲、色彩、舞蹈中所表現出

來的『歡快』印象最深，她帶來了很多喜悅，哪怕是人在悲傷的時候，在離開人世的時候，上天的時候，我們都能看到很多喜悅，所以對我來說，能看到這個演出真是一個驚喜和幸福。」

杜朗先生的太太愛麗絲是一位法律工作者，她說：「我被演出中眩目的藝術表達所震撼，看到了很多人類的價值——慈悲、希望、尊嚴。所有這些價值觀都讓我感動。我真的是被迷住了，使我讚歎不已。」

瑪麗（Maria）是日內瓦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她在看完演出後對記者說：「我非常非常高興能夠看這個表演，這個表演能夠令人精神振奮。」

她說：「我非常欣賞色彩、舞蹈編排、特別是在音樂方面，神韻把中西方的樂器完美的結合在一起。舞蹈動作很富於表現力，能傳達出精神層面的東西。我還欣賞另外一點，就是每個節目之前主持人會給一些節目介紹，可以幫助那些對節目不瞭解的人更好地理解節目。人類對人性的認識是相通的，我們有共同的情感：美、人性及更高層面的東西，神韻的節目就表現了這些。我很希望這樣的表演能夠到更多地方去。」

給日內瓦的一道彩虹

音樂劇導演：神韻節目華麗、高雅

十月四日星期六晚，神韻紐約藝術團在日內瓦進行了第四場演出。與前三場一樣，觀眾中不乏社會名流及音樂界專業人士，每一個節目演出結束時，觀眾席上都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布茨女士（Booth）是號稱歐洲最大音樂劇團體的「日內瓦歌劇愛好者協會（GAOS）」的導演，她執導的音樂劇《阿拉丁》不久將上演。她和同來觀看演出的兩名同事均表示，觀看神韻演出是一次十分美妙的經歷，令人非常愉快。

她對記者說：「晚會太棒了，我喜歡所有的節目，特別是舞蹈《彩虹》。」「給人印象深刻的是第一個打鼓的節目《大唐鼓吏》。但所有節目都很漂亮、華麗、高雅，樂隊和服裝也都是

高水準的，中國的音樂特別美妙動聽。」

皮爾·佛瑞亞是一名高級服裝設計師。她說：「這是一個整體的、和諧而高雅的演出，舞蹈的技巧非常高超，就像主持人說的一樣，有身韻、身法還有技術。演員們跳起來那麼輕盈，服飾那麼豐富，背景總是和大自然聯繫在一起，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就連三角鋼琴的背後都是大自然，我覺得很好、很漂亮。」

她表示，作為一名服裝設計師，她認為歌唱演員的服飾整體上給人一種很高貴、高尚的感覺。她記得有一句歌詞大概意思是：現在這個時刻對我們人類來講很重要。真的就像歌詞裡唱的一樣。要重新發現我們的心，要慈悲。